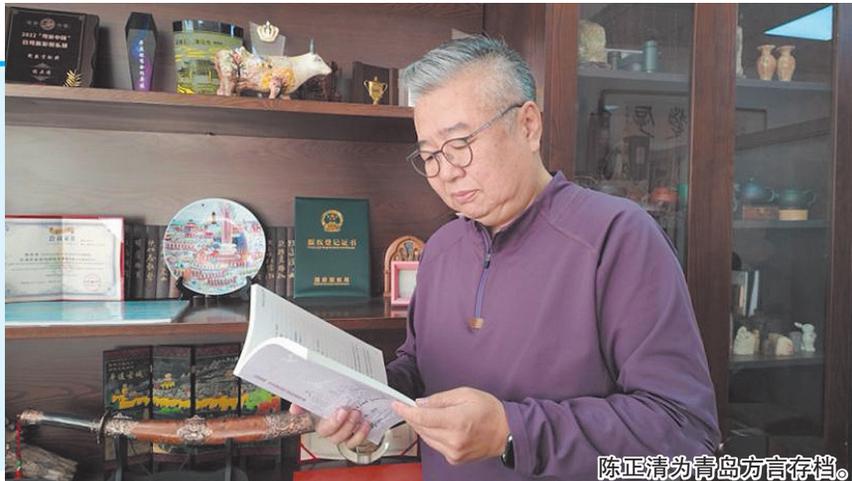


十年寻根 为青岛方言“上户口”

陈正清出版《青岛地方方言俗语》 存档正在消失的乡音

方言，是一座城市活着的文化密码，是代代相传的乡愁印记。近日，青岛民俗学会会长陈正清耗时十年编撰的《青岛地方方言俗语》面世，不仅为青岛方言留存档案，更让这份带着“海蛎子味”的乡音，跨越山海走向世界。



陈正清为青岛方言存档。

>>>为乡音立传 十年深耕踏遍岛城

街头巷尾的俚语、长辈口中的老话，都是老青岛人陈正清童年最鲜活的记忆。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、普通话全面普及，一个让他忧心的现象逐渐显现：许多鲜活生动的方言俗语正在年轻人口中消失，不少老词、老话只留存于老一辈的记忆中，如果不及及时抢救记录，这些方言就可能永远失传。

“这份对乡音的牵挂，还有对本土文化的责任感，让我下定决心，用十年时间做一件事——为青岛方言立传。”陈正清在专访中坦言，十年间，他走遍青岛，走街串巷、进村入户，寻访老人、渔民、街坊，把散落在民间的方言、俚语、谚语、俗语一一搜集、考证、整理。“人一走，话就没了；记忆一断，文化就断了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是熟悉方言、了解乡土的最后一批亲历者，抢救方言，就是抢救城市的根脉。”

十年间，他记录数十万条方言素材，翻阅大量方言志、俗语典籍及胶东地方文献，历经三审三校，终于完成了300余页的《青岛地方方言俗语》。该书系统梳理青岛方言语音、词汇、语法，收录常用语、谚语、歇后语、民间民谣，更将青岛民俗融入其中，成为目前最全面的青岛方言专著之一，被推荐为“品牌强国”自主品牌优选工程特别推荐书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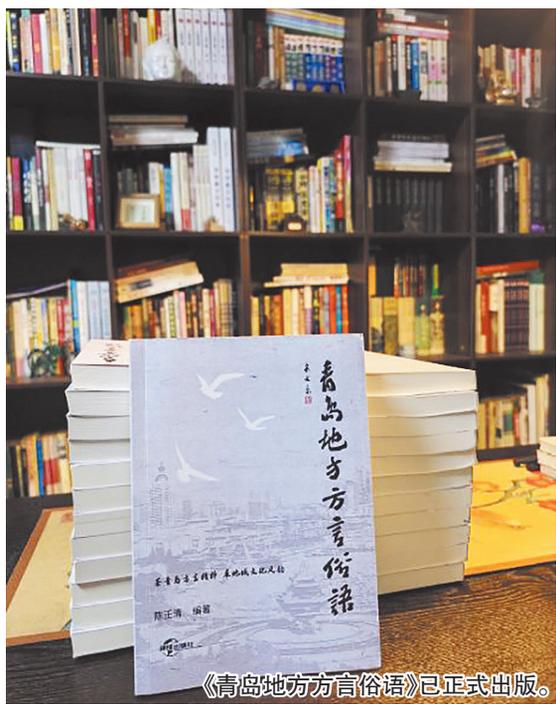
>>>解锁方言本字 读懂乡音里的历史密码

《青岛地方方言俗语》最具特色的是对“只知其音、不知其字”的方言本字的严谨考证。在整理过程中，很多青岛人天天说、张口就来的词，一要写出来就难住了，而陈正清的工作，就是把把这些口头语从民间“捞”回汉字里，为它们找到真正的根源。

“比如大家常说的‘淄雨’，刮风时雨斜着飘进来，老青岛都这么叫，很多人以为就是口头语，其实在《康熙字典》里早有记载，‘淄’字的本义就是雨被风吹得斜洒。”陈正清分享，再比如“焐饼子”的“焐”，过去人们都以为是土叫法，他在《王统照文集》中发现，老先生的文章里就写着这个字，专指半蒸半煮把食物弄熟，一个字便留住了老青岛的灶台烟火气。

“还有‘捌飧’，很多人以为是满语或外来音，考证后发现，它其实是古汉语里的‘导飧’，有整理、收拾的意思。”陈正清说，每考证出一个方言本字，就像给方言上了户口、落了籍贯，也让他更加坚信，青岛方言不是随口而来的土话，而是藏着深厚历史脉络与古汉语基因的活态语言。

这些古语词的发现，也让陈正清对青岛方言的历史脉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他表示，青岛方言是古汉语、胶东土语、海洋文化、城市历史层层叠加而成的活化石，每一个考证出的古语词，都是在为青岛方言续上一段历史。“我们今天说的话，和几百年前、上千年前的先人是相通的，这种穿越时空的连接，让我们对乡音多了一份敬畏。”



《青岛地方方言俗语》已正式出版。

>>>方言申遗路漫漫 守护乡音期盼新生

陈正清多次呼吁推动青岛方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因为它至今仍是青岛非遗名录里的一块空白。“最大的难点不在资料整理，而在社会认知。”他坦言，经过多年的搜集、考证，方言整理的文本、音频、田野调查基础已经具备，真正的障碍，是很多人仍把方言看作“土话”“不上台面”，觉得方言可有可无。

面对“方言不过是交流工具，用得着上升到非遗高度”的质疑，陈正清坚定地表示，方言绝不仅仅是交流工具，更是一座城市活着的文化遗产。“普通话让我们走得更远，而方言让我们知道从哪里出发。它不是落后的象征，而是地域文化的根；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口音，而是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。”

他认为，方言申遗不是为了一个称号，而是为了让青岛方言被看见、被尊重、被保护、被传承。“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自信，是既拥抱世界，也守住自己的根。保护方言，就是保护青岛的‘根、魂、韵’。”如果申遗成功，青岛方言将从“民间自发”保护变成“官方认可”，会有更规范的记录、更系统的传承、更广泛的宣传，真正走进校园、社区，让下一代为乡音感到骄傲。

数据显示，00后群体中能熟练使用青岛方言俗语者不足30%，这让陈正清深感焦虑。他表示，青岛方言传承面临的最严峻挑战，是多重压力叠加：学校不提倡、家庭不坚持的环境困境，“方言=土气”的观念偏见，以及里院、老街等方言使用场景的快速消失，老一辈方言使用者的减少，更是直接导致了传承的断层。

“我最希望读者带走的，不只是一份乡愁的慰藉，更是对青岛方言价值的重新审视与尊重。”陈正清说，他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青岛方言有人听、有人说、有人记、有人传，方言不死，乡音永存。

新作评介

诗如大地深沉

张毅《低飞》的叙事张力
溪贝

全国知名诗人张毅的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。

《低飞》这首诗原发2019年的《诗探索》，先后入选2019年《中国年度诗歌》和《新华文摘》等五个选本，这首犹如大地一样深沉、悲悯的诗歌，是艾青先生那般用“嘶哑的喉咙歌唱”的能入心入肺之诗。基于真诚且语言艺术质地又坚硬之诗，方为好诗，无论是叙事或抒情为主，概莫能外，因为“诗缘情”。

《低飞》的叙事张力，首先表现在结构中的时空转换。在写姑姑的这首回忆性的叙事诗中，以时空的重叠与交叉，叙述了1960年秋天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故事，因为姑姑带来的孩子多，粮食迅速减少，使得“母亲把菜板剁得山响”，中间又穿插“我67年去过兰州”的时空记忆，以及晚年的姑姑所念叨的“是孤独的/她常常说起家乡的一个草垛/一条街和一些陌生的人名”，还有诗人自己回忆视角中当下。诗中灵活的结构，在时间与诗人回忆的链条中来回切换；姑姑来探亲的线索和诗人回忆的线索交织一起，事件与情境交织，品味这首诗时，不禁想到诗人臧棣所说的“诗从意境诗到情境诗，触及现代诗真正的进展”。仅从张毅这首诗歌已经可以看出，还原历史的情境诗明显拓展了诗歌的包容力。

其次，由多重的叙述角度带来的诗歌艺术张力。诗文本中，叙述时空的重叠与交叉，在强化的叙事中彰显出来。缘于结构的时空转换，视角亦多样：叙述主人公之“我”类似小说中的全能视角，诗文本中姑姑的“她”及她回忆祖父“她的视线逐渐模糊/那些年，祖父不停地抽烟”和祖母听我读信等细节，宛如小说一般，还原了生活原貌，但是诗人的叙述穿插又十分巧妙。因为多重的叙述角度，形成了诗歌结构的鲜明特点，也把读者带入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，因而有了丰富的历史意味。当然诗人丝毫不做主观评说，而是留给读者以想象与思考的空间，使诗歌的思想张力巨大，正如诗中所写“我无法说出那场风暴来自何处/就像我不能确定一个人的命运”。有意模糊的叙述，使诗歌的诗意空间越发明增。诗人重复叙述的“梦见过一只鸟”，而“鸟”这个传统意象，在张毅笔下被赋予很多内涵：从开篇的“群鸟”至结尾的“一只鸟”，而且是“多次梦见过”的，诗人的言外之意不可谓不多，但又含而不露。其象征意义自不待言，且与《低飞》的诗题有着巧妙的象征同构。“鸟”既可以理解为叙述者的精神之“我”，亦可解释为姑姑及孩子们，还可以涵盖生活于那个年代一些有探索精神的读者。特殊的年代，又有几人理想的翅膀没有“被风折断”过？好诗总是引人思考，回味品咂如嚼橄榄，不是那类读过就随风而散的止于文字浅层的分行书写。

第三，“历史的个人化书写”。一首不足30行的诗，却有着不亚于中篇小说的历史情境与思想容量，其中有戏剧性冲突（当家女主人的母亲与亲戚的姑姑之间因存米的迅速减少而形成）和诗人对于姑姑及其六个儿子的悲悯与同情色彩，至于缘何姑姑有六个儿子却晚年孤独？诗人留给读者去填补这个想象的空间。

此诗的创作基于个人回忆且立足于客观叙述，这也符合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在其《抒情歌谣集》所写的《序言》中阐述的诗观，诗歌“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”。（“情感”亦有译为“情绪”），这种回到事实本身的诗歌叙述，规避了滥俗的抒情陷阱，这也是此作诗艺上的成功之道：基于丰富的细节与客观呈现而产生的思想与艺术张力。

作者简介：贾贵亮，1960年出生，笔名溪贝。青岛市作家协会和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

青島晚報/觀海新聞/掌上青島記者 賈小飛